



N A T U R E

自然与光度

L I G H T

丹麦著名女陶瓷艺术家  
林·伍重 (Lin Utzon) 的艺术世界

陈琦 编著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N A T U R E

---

自然与光度

---

L I G H T

丹麦著名女陶瓷艺术家  
林·伍重 (Lin Utzon) 的艺术世界

陈 琦 编著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然与光度/陈琦编著. —西安: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5.10

ISBN7-5368-1969-2

I. 自... II. 陈... III. 伍重—装饰美术—设计—  
简介 IV. J5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5949 号

## 自然于光度

陈琦 编著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煤航地图制印公司印刷

850X1168 毫米 20 开本 5.5 印张 50 万字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368-1969-2/J·1539**

定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地址: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邮编: 710003

发行部电话: 029-87262491 传真: 029-87265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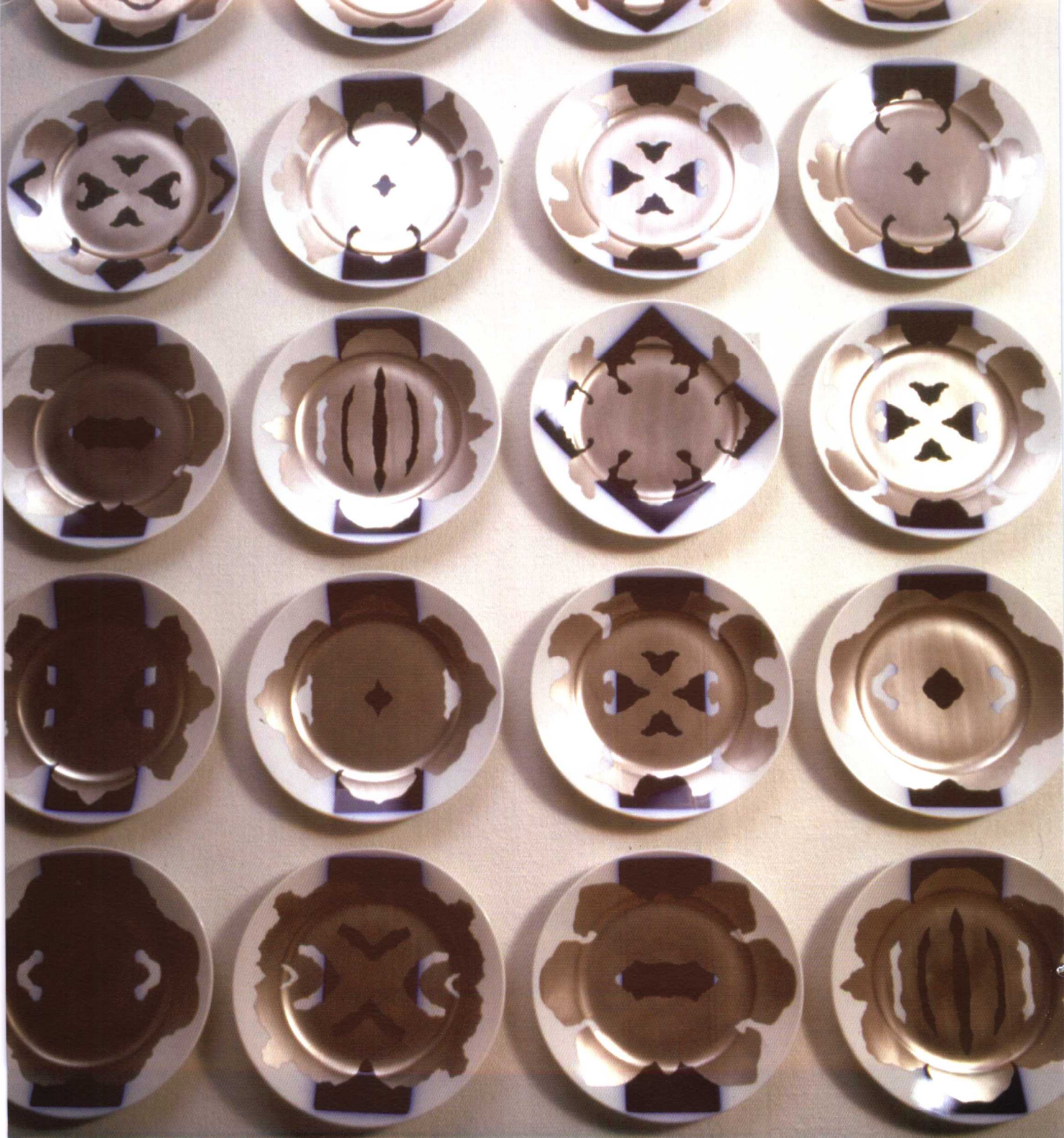
作者 陈 琦

#### 作者简介:

陈琦, 1955年生与北京, 198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美术系, 现任西安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装饰艺术系副主任、陶瓷艺术专业负责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陕西省艺术设计委员会委员、学科带头人, 多年来一直从事陶瓷艺术创作, 教学科研工作, 为学校陶瓷专业创办做出积极的贡献。曾四次举办个人陶艺作品展, 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展, 陶瓷作品《青花组合》获全国第十届美术作品展银奖;《五月的风》获全国第二届陶瓷艺术作品展银奖;《翠鸟嚶嚶》、《天香》分获全国第九届陶瓷艺术设计展一等奖、二等奖, 200件陶艺作品以《新视觉陶艺展》命名入选《西部·西部艺术大展》, 作品多次代表陕西省政府及学院以礼品赠送来访的外国政要和法国艺术学院院长等各界人士收藏。

悉尼歌剧院设计师裘恩·伍重的女儿——林·伍重 (Lin Utzon)，来自北欧的杰出艺术家，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涉及陶瓷壁画、建筑、室内环境设计、纺织壁挂、玻璃器皿等多种艺术形式，在内容上对自然的热爱以及在形式上对光度的偏重，展现其 30 年来不懈的艺术追求和探索精神。





## 自然与光度

丹麦著名女陶瓷艺术家林·伍重 (Lin Utzon) 的艺术世界



丹麦女艺术家林·伍重的身上充满了灵敏与温馨的感觉，独特的北欧风情和自然环境造就了她对大自然的依眷和对光的敏感。多年来，她在遍布世界各地的艺术旅途中，用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段进行着观察、思考与创作。

当古窑址废墟被夕阳镀上一层金光时，林·伍重站在中国大西北蜿蜒的山路上、站在陈炉窑崎岖的土塬上、站在唐代马蹄窑的窑顶上，极目远眺，那里是一片黄土高原千百年来的水蚀地貌。她虽然不知道——正是那些沟沟壑壑、苍苍茫茫记录着秦始皇统一九州、集权中央的气势，雕刻着刘邦、项羽二人逐鹿中原、以争天下姿态，书画着贞观开元年间世界中心的地位，但她却能感受到那种独有的恢宏气象和历史积淀。微风轻拂之际，她的金发衬映在蓝天黄土之间，她的表情严肃而欣喜。

2000年夏天，我有幸认识并接待了这位来自北欧的著名陶瓷艺术设计大师。她朴实温馨的外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她拿出名片，用生硬的汉语笑着说“你好，我叫吴森林”时，我不由好奇的问她名字的来由。她告诉我，她的中文名字是父亲起的，父亲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尤其喜爱带有“林”字音的，“林语堂”、“林





家铺子”、“林黛玉”等等，她的父亲都能张口说个一二出来。林·伍重的父亲不是别人，正是现代建筑艺术的典范——悉尼歌剧院的设计师，裘恩·伍重。林·伍重说，她很喜欢这个中国名字。

我邀请她一起参观了西安美术学院的陶艺工作室，林·伍重对中国文化着迷，看着画在陶瓷瓶上的工笔长卷《清明上河图》，看着即使画在陶瓷瓶上仍旧那么栩栩如生的花鸟写意，林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并很快对陶瓷上面的中国书法感到惊讶。她请我为她找来书法家，教她学毛笔字，她的悟性很高，用左手认真的模仿着，一个下午竟然写出了一摞纸。后来，林·伍重把这些初试手笔的宣纸仔细叠好，带回了丹麦，再后来，我看到了这些外国手笔的书法出现在了她的设计中。

隔日，我陪着林·伍重夫妇一同参观考察了陕西铜川耀州窑。林的丈夫是法国著名的作家，因一次意外而双眼失明，即使如此，丈夫仍然陪同林来到万里之外的中国，来感受这里独特的艺术气氛。她是丈夫的眼睛和心灵，她滔滔不绝的向丈夫描述着沿途的风土人情，搀扶着他一同走下陈炉陶瓷厂前那一百个台阶，引导他用双手去抚摸窑洞作坊的墙壁。当林拉着丈夫的手一遍遍抚摸着那些大大小小的耀瓷，两人发自内心的高兴喊道“China! 陈炉! ”，在场的人无不动容。从他们严肃而虔诚的表情，我知道，尽管他们来自遥远的北欧，生活在另一种文明之下，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仰重、对中国陶瓷的喜爱是不容置疑的。

林·伍重特别喜欢耀州瓷的制作工艺，她告诉我希望能再来一次，我想，一定是这个地方的特殊气氛给予了她灵感。两天后，林·伍重打电话来，迫不及待的约我再次陪她去陈炉。当我们再次在窑洞里盘腿坐下，她拿出了一叠废报纸，将报纸折叠之后徒手撕出一些简单的抽象形状，有方形、叶子形等等，然后她将这些抽象的纸形在泥坯上同时展开，形成了一种疏密有致、富有动感、自由流畅的图案，再利用耀瓷的制作工艺剔刻完成。她的这种构思方法和构图方式很有特点，并在她以往的大型壁画、玻璃、陶瓷、纤维地毯等各种艺术形式上都有运用，这正是她的风格，简单而不失丰富，活泼而不失庄重，明快而不失流畅，时尚而不失朴素。而我印象最深的在于，对于一种新的材料、新的工艺，林·伍重有她自己灵敏的反应和独

特的处理方法，而这种敏感性和创作活力，使我分享了属于艺术家的幸福时刻。虽然我不能全面得知她的真实想法和内心写照，但作为一个从事陶瓷艺术多年的人来说，我丝毫不怀疑林当时的喜悦心情，并由此产生了向中国艺术家介绍这位丹麦女艺术家富有创造力的工作精神的愿望。林·伍重一共去了三次陈炉，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精神在促使这对夫妇不顾炎热的天气，不辞劳苦的互相搀扶走在陈炉那坑坑洼洼的坡路上，他们要从中感受什么，他们从中又得到了什么享受。后来，她在来信中说道：“国外许多艺术家都很注重自我，我不一样，我所追求的是劳动创造以及经历，这才是我一生的享受和财富。”的确如此，在她的每一次来信中，她都告诉我，她希望再来中国，再来西安，再去陈炉创作。

最近几年，林·伍重的作品发生了丰富而迅速的变化。她在世界各地的见闻丰富了她的眼界，历练了她的思维，涤荡了她的心灵，同时她娴熟的技法和对工艺的了然，使得她有能力和不受拘束地将这些观念形式通过各种高度专业化的技术手段，运用到各种材料上去，发展出多样的艺术形式。去年，林·伍重为纪念安徒生诞辰200周年所设计的配套陶瓷器皿以及为德国沃尔沃公司设计的陶瓷器皿，均获得了欧洲陶瓷的设计大奖。而正是从这几件作品中，我明显的感受到林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她所受到的影响。

中国是安徒生童话的最大读者国家，今年三月，丹麦政府派出了安徒生友好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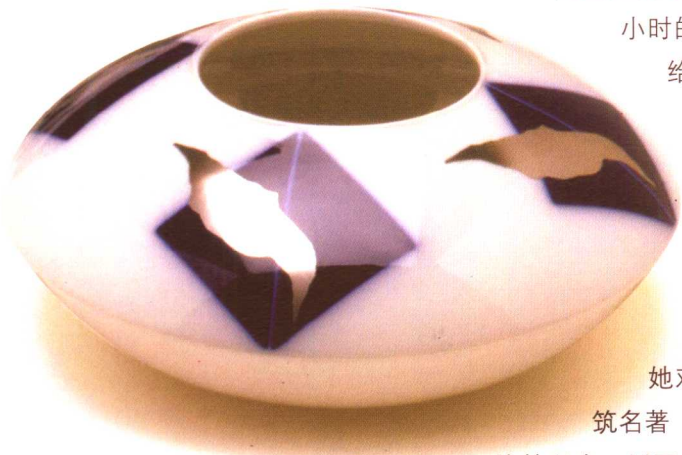
代表团来华访问，国家主席胡锦涛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就这样，林·伍重以丹麦艺术家的身份再次来到中国。电话中，她再三的邀请我去北京参加这次盛会，并出席她为本次活动所设计的系列陶瓷作品的新闻发布会。活动期间，我陪她参观了唐山龙达骨质瓷厂的现代化流水线生产车间和展厅，又随她一起参观了人民大会堂西侧正在施工的“中国大剧院”内部现场。大剧院的设计师保罗·安德鲁与林·伍重是多年好友，但当日由于去新加坡而不能接待我们，于是特意安排了他的项目助理德明熙招待我们。德明熙带领我们参观了施工现场，并详细地介绍了整个建筑的构架以及内部各音乐厅的情况。我不懂建筑，但在四个多

小时的参观中，我亲自目睹了法国一流建筑师的风采，他们给我的印象是智慧而严谨，他们认真的工作作风和精神也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林·伍重具有一种天生的关于建筑的空间意识，这使得她能很快理解许多不同思路的建筑架构和设计风格，也能够和不同风格的建筑师合作，擦出新的艺术火花。

没有料想到，虽然林·伍重是第二次来故宫了，但她对故宫建筑的喜爱程度丝毫不减。受父亲的影响，她对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情有独钟，她向我说起中国古典建筑名著《营造法式》，并托我为她购买这本书。雄伟壮观的故宫让林兴奋，以至于在参观的过程中她完全沉浸在中国古建筑恢宏的氛围之中，不停的拍照。她以建筑师的审美眼光仔细地观察着建筑的每一个角落，敏捷地环视着与建筑有机连接的周围环境。她独有敏感的天分，当她看到铺着密密麻麻青砖而形成独特肌理效果的地面时，告诉我说：“这不就是现代陶艺嘛”；当她在故宫中国陶瓷陈列室中再次看到耀瓷时，一眼认出，激动地说：“陈炉！西安！”。这时，她脸上有怀念的神情，这是一种真实而真诚的流露。

澳大利亚著名的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曾说过，“艺术其中一个作用就是使我们与世界相协调、相一致，而这种协调一致不是通过反对、讽刺和政治隐喻，而是对自然中乐趣的充分理解获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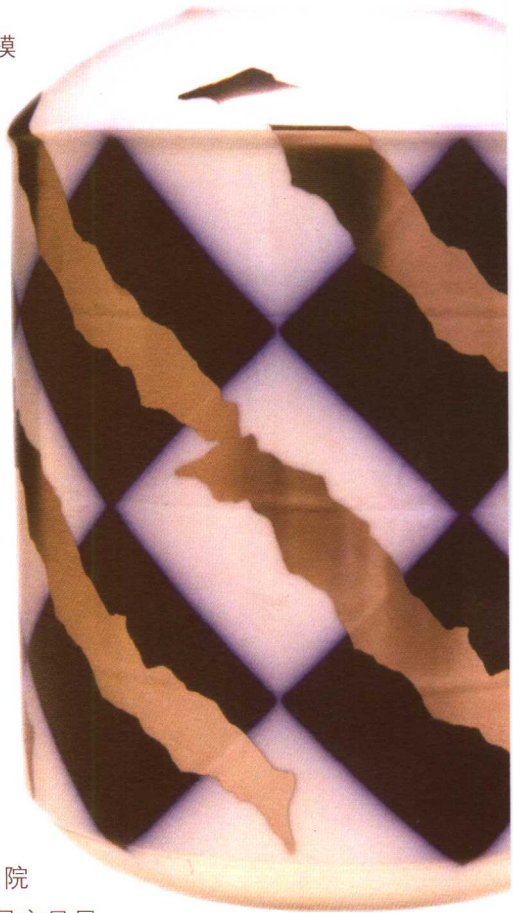
的确如此，北欧的一些艺术家早就把对大自然的艺术召唤和北部光度的独特性质作为作品中的主旋律。北欧艺术的杰出贡献之一就在于，没有过分的情感因素，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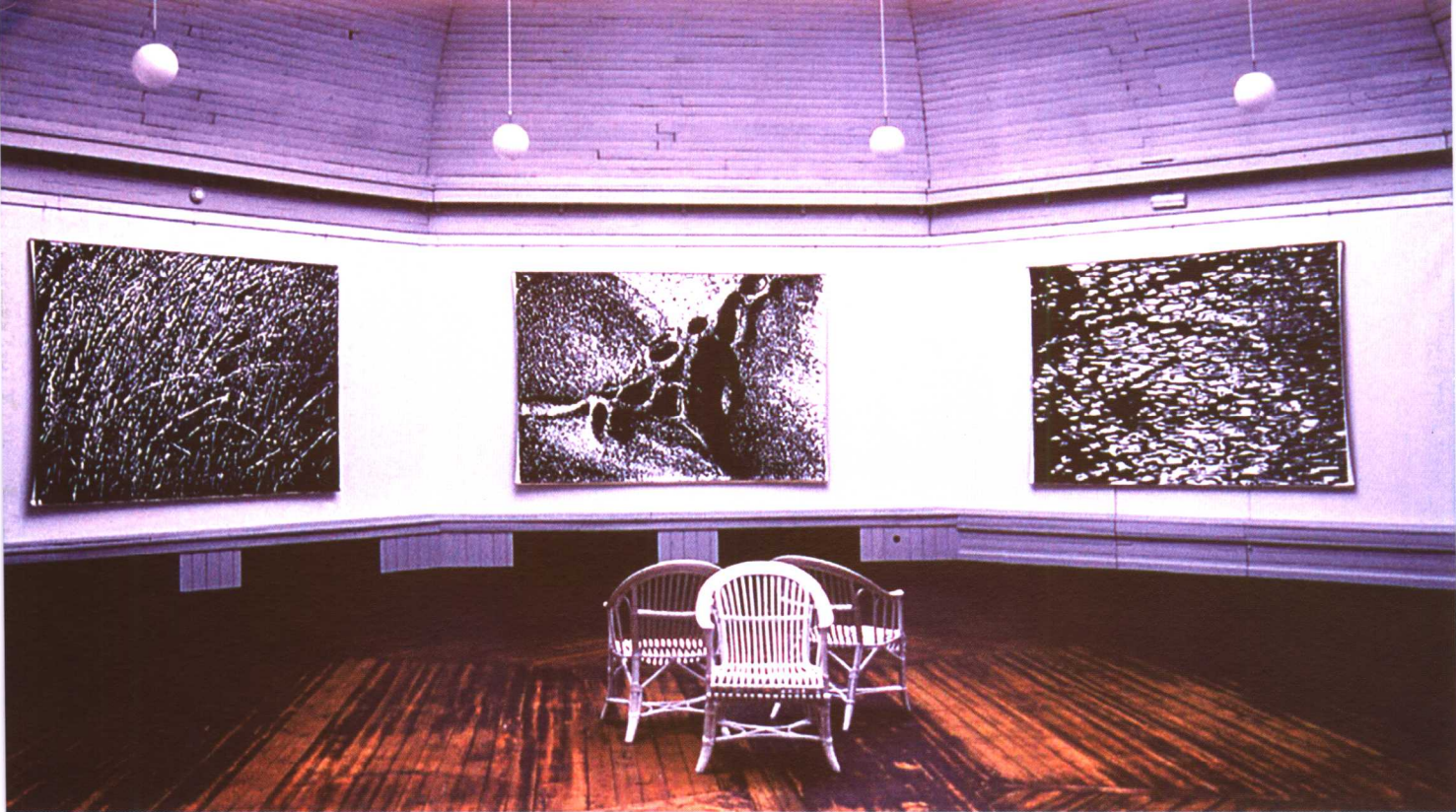


较为客观的表达了对抽象特性和自然力量的评价。林·伍重在此理解的基础上，在一个相当广泛的艺术环境中，以她独特的表达方式逐渐总结出对自然与光度的个人理解。

在欧洲，林·伍重是以她早期创作的那些大规模壁画以及装饰瓷器而被人们所了解。但实际上，她是一个多才多艺、有创新意识的艺术家。她的作品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建筑装饰，例如她在赫尔辛堡和克汀斯的两处建筑作品；她为芭蕾舞“tanne”设计舞台配景和服装，也做得有声有色；在图形设计方面，为“amnesty international”设计的邮票也赢得众人口碑。但最终，林·伍重是一位画家，在绘画方面的精通，使得她对创造性的表现手法上有了全面充分的把握，而在其他艺术领域所体现出来的灵气与才华与她的画家身份是分不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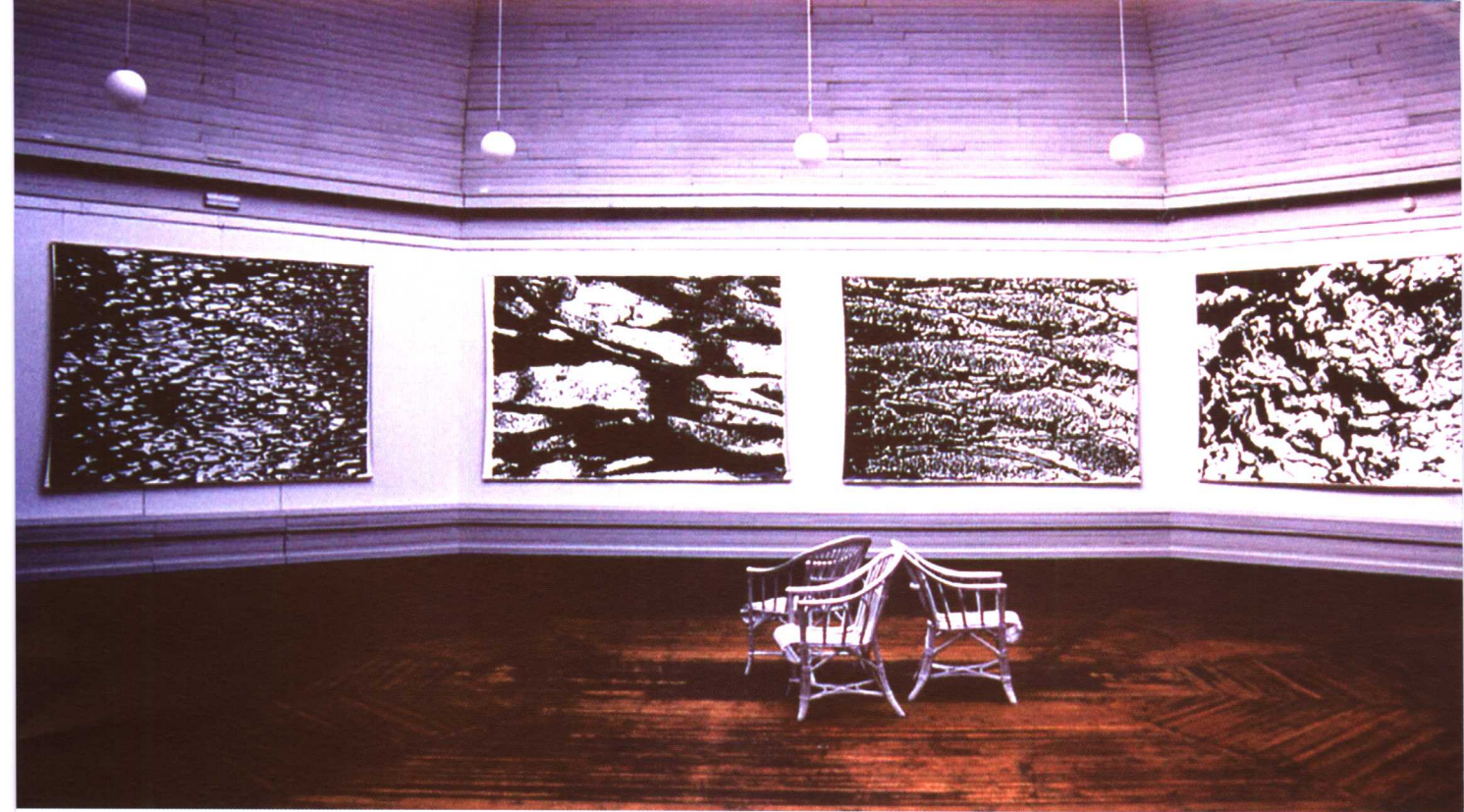
在林·伍重的艺术创作中，经常能发现有建筑的元素，例如，那些大型的陶瓷壁画在整体上与建筑达到了完美无缺的结合，这实际上归功于林·伍重对建筑与结构的熟悉和理解，也能看出林的父亲对她的影响。林生长在一个建筑世家，她的父亲裘恩·伍重（Jorn Utzon）是享誉世界的一流建筑设计师，他创造出了 20 世纪伟大而浪漫的建筑——悉尼歌剧院。悉尼歌剧院又称海中歌剧院，它矗立在新南威尔士州首府悉尼市贝尼朗岬角上，紧靠着世界著名的海港大桥的一块小半岛上，三面环海，南端与市内植物园和政府大厦遥遥相望。建筑造型新颖奇特、雄伟瑰丽，外形犹如一组扬帆出海的船队，也像一枚枚屹立在海滩上的洁白大贝壳，与周围海上的景色浑然一体。其简单的布局，统一的结构表现成为世界现代建筑艺术的典范。裘恩对这栋建筑的形容包括：球体、鸟翼、船帆或白色贝壳等，他曾说过：“只要





拿起一片叶子，就能了解我的想法。”

1957年1月29日，澳大利亚政府在悉尼N·S·W艺术馆里庄严宣布：裘恩·伍重的方案击败其他32个国家的231个竞争对手，获得第一名，并得到了建设悉尼歌剧院的任务，裘恩由此站在了世界建筑领域的前沿。对于裘恩来说，这是他发挥其现代主义设计理念、将理想建筑变为现实的天赐良机。事实上，由于在形式上和技术上都采用了惊人的创新方法，悉尼歌剧院在修建时一直引起广泛的争议，最终超出计划700万澳元预算14倍，达到了10亿澳元，原计划4年完成的工程也超时13年，而建筑业界、政府、民众等各方面长久性、戏剧性的争执也时刻困扰着他。最终，裘恩因为与改组后的澳大利亚新政府意见不合而半途辞职，于1966年离开澳大利亚，并发誓一辈子再也不来悉尼。随着悉尼歌剧院于1973年10月20日的最终落成，其磅礴大气又不失典雅浪漫的风格打动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它成为了澳大利亚人的骄傲以及整个国家的标志和象征。2003年4月7日，在裘恩85岁生日的前两天，他被授予了普利策（Pritzker）建筑学奖。这个奖项被誉为建筑学的“诺贝尔奖”，



专为在建筑学上独具想象力、非凡才干和杰出奉献的建筑设计大师而设立。普力策奖审查委员弗兰克·格里说，伍重先生设计了一个超越时代、超越科技发展的建筑奇迹。他不顾任何恶意攻击和消极批评，坚持建造一座一改传统风格的建筑。皇家澳大利亚建筑学院院长格莱汉姆·嘉恩说，伍重先生的经历表明，冲破世俗，把新的梦想带进城市是极其困难的。普力策奖是对伍重和他的杰作的最终承认。

北欧建筑评论家这样说道：“裘恩巨大的空间想象力是源于他深厚的几何知识，他用哲学的精神来解决技术的问题，毫无疑问，他影响了一代北欧及世界各地的建筑师，跟随他探索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新方向和新的建筑涵义。”事实上，裘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在世界各地旅行，并于1958年到达中国的四川、北京等地进行了考察，中国古代建筑巧妙的结构和独特的气质尤其令他着迷。北非的伊斯兰民间建筑、柯布西耶以及美国赖特的有机建筑对他也有很大影响。我捧着林·伍重寄来的她父亲从第一稿投标方案到最后建成时的手记——足有5公斤的一手资料，记录着一个杰出建筑设计师对一件作品的设计、修改、逐步深化、颠覆以及回归，也刻画了他



巴斯万教堂

在十几年间的心血、智慧和劳动。这种创新而不失严谨的作风，塑造了一种适于艺术家生长的家庭氛围，深深的影响了他的几位子女，也支撑着林·伍重在她的艺术道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20 世纪 60 年代，她们一家随着父亲移居澳大利亚，林在悉尼艺术学校开始学习绘画和雕刻。澳大利亚的自然特征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部丛林是色泽明亮欲滴的深绿色，中部的热带草原是浩瀚苍茫的灰绿色，西部热带沙漠气候下艳丽的黄色以及东部温和季风气候、湿润的海洋气候下轻快的山水风景，当然还有大片广阔的天空和充足的阳光普照，这为她提供了创作灵感。她把北欧人对自然和光度的敏感性有机的运用到这段时期的艺术创作中，很显然，这为她后来成为一位艺术家奠定了基础，并极大的激励了她进行艺术创作的兴趣。

随后，林·伍重从澳大利亚转去了日本。日本和丹麦一样，都是海洋性气候的岛国，她认为，在类似的自然环境下，两国传统艺术技法的“感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日本，她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参观学习日本传统的纺织技术、纺织品印刷、漆器和陶瓷。她被日本古代戏曲所吸引，尤其是那些引人注目的服饰、抽象的装饰图案以及简单而富有建筑中立体特点的舞台设置。林·伍重认为，日本艺术的这种极简派风格，是源于他们从自然中汲取灵感，这一点也深刻的影响了林日后的创作。

回到丹麦以后，林·伍重将主要的艺术精力放在了纺织、服饰、编织上，而她在这方面的才华在“巴斯万教堂”的项目中发挥到了极致。巴斯万教堂是由裘恩·伍重于 1975 年修建完成的新式教堂建筑，该教堂最大的亮点在于设计师对材料性质的把握和理解，就连水泥这种被轻视的材料，用独特的技术处理之后用来铺地板，竟也显得高贵起来，被建筑界传为佳话。

林·伍重负责完成教堂内饰，在洞察了宗教的魅力和教堂的精神之后，林创造了一项精美的装饰编织作品，将对建筑的表达和编制的艺术形式完美而巧妙地结合起来。不仅如此，她还被授权设计牧师、唱诗班和传教士穿戴的服饰，以及教堂里



